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十二

邵士梅傳 上海陸鳴珂次山古今文繪 邵士梅，號嶧暉，山東濟寧州人也。其前身為高小槐，本高家莊人，向充裡正，急公守法，不苛索民間一錢。病革時，見二青衣人，如公差狀，令謹閉其目，挾與俱行。行甚捷，唯聞耳邊風濤聲。少頃，至一室，青衣已去，目頓開，第見二嫗侍房帷間，則已托生在邵門矣。口不能言，心輒自念，覺日中所見，棟宇器物，驟然改觀。即手足髮膚，何似非故我也？至二三歲能言時，輒云「欲上高家莊高家莊」雲。父母怪而叱之曰：「兒妄矣！高家莊安在？」及出就外傳，間以語傳。傳曰：「此子前身事，宜秘之。」遂不復言。

己亥成進士，改授登州郡博。適奉台檄，署篆棲霞，道經高家莊，市井室廬，宛然如昨。因集土人而問之曰：「此地曾有高小槐乎？」曰：「有之，去世已歷年所矣。」及詢其歿時月日，與士梅生辰無異。遂告之故。覓其子，一物故，一他出，唯一女適人，相距裡許。呼與語，語及少時膝下事，甚了了。並訪裡中諸故老，其一尚存，皤皤黃髮，年九十餘矣。相見道故舊，歡若平生。士梅因恍然有得，半生疑案，從此冰消。乃賦詩云：「兩世頓開生死路，一身會作古今人。」遂捐資置產，厚恤其家。

後俸滿量移，作令吳江。吳中人士，盛傳其事。餘初未之信也。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為餘同年曰桂胞弟，便道過訪。餘偶言及，曰白曰：「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？其事甚真，餘所稔聞。」因述邵在登時，嘗以語同官李簾，簾以語曰白者，縷悉如此。餘稍銓次其語，為立小傳。夫高小槐一里正耳，片善之積，尚能死無宿孽，生得成名，況其他哉？雲間野史陸鳴珂撰。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。

張山來曰：觀裡正之善者，其福報如此，其惡者，來生從可知矣！

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彭望祖，名遠，江西人。幼端方沉靜，寡言笑。弱冠舉諸生，從師讀書西山草庵中。冬月，有道士衣單麻衣，冒大雪來求宿，忽病足不能起。望祖憐之，日分飲食奉之。三年，道士足愈，起謝曰：「吾受郎君厚惠矣！無以報。」出丹書三卷授之，曰：「讀之可證飛仙。」遂去，不復見。

望祖得其書，熟讀之。明亡，棄舉子業，來游江南。順治中，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為孺子句讀師，賓主甚相歡。他日飲青梅下，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，恨不得啖。望祖曰：「是固無難致也。」行貞曰：「噫！先生何云不難哉？固無論山川險阻，第相去數千里，即使策駿馬乘傳，日夜兼程，行至此，亦槁矣！」望祖唯唯。

抵暮，行貞入，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，庀香具法壇，戒童子先寢。童子慧，怪之，假寐，竊起窺。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，祭於壇。須臾，龍忽蠕然，鱗甲爪牙皆動。望祖乘之騰去，不半夜歸矣。龍兩角掛累累，皆鮮荔也。乃撤壇，收草龍置篋中，而東方已白。呼童子起，進之。行貞大駭，詰童子，童子具以告。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，謹事之。歲餘，望祖忽於午夜出草龍，收行旅琴劍書篋掛於上，乘之而去，不知所終。

外史氏曰：神仙固多幻術也，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，第無緣值之耳。或曰：「望祖特術士耳，非神仙也。」雖然，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，即謂之神仙也亦宜。

張山來曰：餘嘗羨左慈於盂中釣松江四腮鱸魚，今望祖尚有借於草龍，猶覺遜一籌也！

程弱文傳 會稽羅坤宏載古今文繪

弱文程氏，名璋，歙人程某之女也，其母夢吞花葉而生。幼極穎慧，九歲即好弄翰墨，工詩文，日摹《曹娥》《麻姑》諸帖，書法尤稱精楷。性復喜植花，更愛花葉，能於如錢蓮葉，製制為箋，書《心經》一卷。

及笄，適裡人方元白，伉儷甚歡。元白借友人吳某，作客廣陵。弱文憂形顏色，不能自己。嘗作詩文，緘寄元白，元白開緘，輒閉戶歛歛，悵惋累日。一日平頭復持緘至。友人伺其出，私啟視之。乃制新柳葉二片，翠碧如生，各書絕句一首。其一曰：「楊柳葉青青，上有相思紋。與君隔千里，因風猶見君。」其二曰：「柳葉青復黃，君子重顏色。一朝風露寒，棄捐安可測？」又有《染說》一編、《原愁》一則寄元白，文情綿惻，媚楚動人。

年二十一而卒。著有文集數卷，歙人有傳之者。元白傷悼過情，終不復娶，亦不復作客，遂入天台山為名僧焉。

張山來曰：吾邑有此閩秀，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。

薛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薛衣道人祝巢夫，名堯民，洛陽諸生也，少以文名。明亡，遂棄制藝，為醫，自號薛衣道人。得仙傳瘍醫，凡諸惡瘡，傳其藥少許，即愈。人或斷脛折臂者，請治之，無不完。若剖腹洗腸，破腦濯髓，則如華陀之神。

裡有被賊斷頭者，頭已殊，其子知其神，謂家人曰：「祝巢夫，仙人也，速為我請來。」家人曰：「郎君何妄也？頸不連項矣，彼即有返魂丹，烏能合即離之形骸哉？」其子固強之而後行。既至，堯民撫其胸曰：「頭雖斷，身尚有暖氣。暖氣者，生氣也；有生氣，則尚可以治。」急以銀針紮其頭於項，既合，涂以末藥一刀圭，熨以炭火。少頃，煎人參湯，雜他藥，啟其齒灌之。須臾，則鼻微有息矣。復以熱酒灌之，逾一晝夜，則出聲矣。又一晝夜，則呼其子而語矣。乃進以糜粥，又一晝夜，則可舉手足矣。七日而創合，半月而如故。舉家拜謝，願以產之半酬之。堯民不受。後入終南山修道，不知所終。無子，其術不傳。

外史氏曰：世稱華佗為神醫，能破腦剜腎，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。乃堯民能之，不幾遠過於佗耶？孰謂後世無畸人哉！

張山來曰：理之所必無，事之所或有。存此以廣異聞可耳。

又曰：使我得遇此公，便當以師事之。

劉醫記 晉陵陳玉璣椒峰學文堂集

劉雲山，萬曆間醫也，然當時其術未行，身死三十七年，而名始著。陳子聞之曰：「異哉！理可信哉？」客曰：「杭州巨室某者，子患惡疾，垂斃，其家已環而哭之。有一醫突至，曰：『我劉雲山也。』視畢而病者愈。贈以金，不受去，曰：『他日晤我於毗陵城之司徒廟巷。』」逾月，巨室子果至，覓雲山，巷之老人曰：『子謬矣！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。然雲山生時信鬼神，曾夢授斯廟之神，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，因自為像於神旁，其形容尚可識也。』巨室子躍入，驚顧駭愕，抱其像哭泣而去。由是吾郡之人，觀者，拜者，祭禱者，奔走無虛日，亦復有驗。」

陳子聞之曰：異哉！理可信哉？雖然，使雲山之術，得展於生時，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。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，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？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，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。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。

張山來曰：藝術果精，其為神也固宜。

湖壩雜記 陸次云云土本書

淨慈寺羅漢，其始止十八尊：吳越王夢十八巨人，而范其像。南宋時，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，覆之以田字殿，殊容異態，無一雷同。焚香者按己年齒，隨意數之，遇愁者愁，遇喜者喜。按羅漢之異，不止一端。煙霞洞後石壁，有石羅漢六尊，亦見夢於吳越王，乞完聚同氣。王為補刻其一二。又《願雲現果錄》載：明時休寧趙賈，出海病疽，同舟者棄之窮島。趙蘇，匍匐至一大寺，見有異僧，問彼沙彌，知為羅漢。賈向一僧求其送歸，僧曰：「可入袖中。」即越海擲賈室中，飄然竟去。賈還，捐資造建初寺，畫神僧之事於壁，以彰佛力。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，老年無子，齋十萬八千僧訖，有十八異僧，復來求食，家僮拒之。一僧竟入堂中，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幾曰：「十八高人特地來，謂言齋罷莫徘徊。善根雖種無餘澤，連理枝頭花未開。」隨書隨成金字。家僮

驚報，主人急出，僧已逝矣。巨姓頂禮詩幾，積誠一載，忽見「未」字轉動，自下而上，竟成「半」字，遂得一女。

明末，淨寺一僧嘗晝寢，夢伽藍語之曰：「有張姓新貴人至矣，急迎之！」僧驚寤，旋往山門物色，見一書生倚鬆太息。僧詢之曰：「君得無張姓某名乎？」書生曰：「然！」僧急拉之曰：「新貴人盍過我？」書生急謝曰：「公勿誤！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。今八月初六日矣，諸試俱畢，無計觀場，過此排悶，安得為新貴人耶？」僧曰：「君之為新貴人，神告之矣。未錄科，易事耳，吾為爾續取！」書生曰：「續取須金。」僧曰：「吾為若輸金？」書生曰：「吾觀場無費，不如休也。」僧曰：「吾為若措費，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。」書生曰：「斯何敢？」僧續名為投卷、市參、授餐、餽寓。場事畢，又為卜筮於伽藍，得大吉，益喜躍。榜將發，拉書生曰：「君候放榜，當必在我舍。」書生曰：「公無慮，我舍公，將安歸？」於是轟飲徹夜，將旦，僧先入城觀揭榜，果見姓名高列矣。馳歸拉生赴宴。至則再視，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，相顧錯愕。生甚慚而僧甚悔，各不復顧，分道歎息而去。

張山來曰：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，故伽藍惡而戲之耳。

高麗寺者，高麗國王為某世子所建也。宋神宗時，國王嘗祈嗣於佛，得一子，晝夜啼，唯聞木魚聲則暫止。有聲自空中來，或遠或邇，王命尋聲所自起，愈尋愈遙。渡海而南，傾耳清聽，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。一僧端坐招提，靜宜貝葉，擊魚按節，梵韻清揚。使者敬禮僧前，請涉朝鮮以療世子。僧曰：「世子云何？」使告以故，且曰：「其臂間湛然有『佛無靈』字，佛之所賜，而題識謂之無靈，此何說歟？」僧曰：「異哉！為爾往視。」渡海見王。王出世子，僧合掌作禮，世子笑而頷之。王異之，問何故，僧曰：「王之世子，吾師也。吾師曾為比丘矣。其先蓋輿夫也。肩輿得金，自給之外，每以餘資投井底，積既久，金益多，出金建刹於湖上，遂為釋。吾欽其德為之徒。乃師一年跛，明年盲，三年為雷擊以死。吾深不平，因濡筆題『佛無靈』字於其臂。孰意其生於此歟？」王曰：「審如是乎？佛有靈矣！彼種種者，安知非夙生之孽，並報一世，而後償其善果乎？」因為建寺於其舊地，顏曰「高麗」，且進金塔以表奇。因志失載，碑不存矣，餘紀其略以貽主僧。今寺唯無梁殿尚在，人比之魯靈光雲。

張山來曰：使其徒不於臂間書「佛無靈」三字，則佛竟無靈矣。

三茅觀，踞吳山之最勝。按《茅山志》記茅君示現，以雲氣為衣服，而不辨眉目。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，與此說符，是靈奇不獨茅山矣。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跡，故於其左肖三豐像，建三仙閣。中坐仙，平平耳；左立仙，首戴笠，玉質亭亭，扶杖欲出；右睡仙，側臥覆衾，曲肱加枕，如得五龍蟄法，而呼吸有聲也。其境不凡，故仙蹤恒集。萬曆時，有凌姓醫者，事仙最虔，每以針術施人，而不孳孳於利者。過觀中，見群乞兒席地會飲，候值隆冬，同雲欲雪，丐者且袒臂裸襟，握拳射覆。凌異而視之。丐者授以一鱗。凌曰：「吾不茹。」酌以一盞。凌曰：「吾不飲。」問何故，曰：「以奉仙故。」一丐曰：「勿強之。我輩醉，宜歸矣！」飄然而散。所遺在地數荷葉，鮮翠如盤，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。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？丐者殆真仙，而以此貽我也？拜而收之，珍藏什襲。每行針，先以針針葉上，療疾即愈；人擬之徐秋夫。至今其裔以針名世。

一畝田，在武林門內。有誰庵者，僧靜然主之。靜然晨夕焚修，誦經不怠。於順治戊子元旦，方宣梵唄，有鼠窺於梁。嗣後每叩魚聲，其鼠即至；漸乃由梁及戶，由戶及幾。僧呼：「鼠子，爾來聽經耶？」鼠即點頭，蹲伏金經之右，經止，乃徐徐去。率以為常，如是逾年。一日者，復來聽經。經畢，向僧如作禮狀，禮畢，寂然不動。僧撫之曰：「爾圓寂耶？」已涅槃矣。越數日，體堅如石，有旛檀香。僧為制一小龕，塔而瘞之，如浮屠禮。

張山來曰：餘亦曾於講院聽經，竟不解所謂，而婦人女子，見其作點首會意狀，殊不可解。然異類往往能之，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，又不足奇矣。

吳山之最勝者，曰紫陽山。徑曲輿，石玲瓏，洞幽閭，水潺湲，岩秀刻，故米芾書其石曰「吳山第一峰」。仙境也，真仙出焉。宋嘉定間，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。山麓有善姓，恒齋丁。一日丁受齋，不即去。忽有無賴子數輩，掖一垂斃乞兒，投其家，眾急走。無何乞兒斃矣，善姓遽急，丁曰：「無恐，盍閉我於靜室，聞彈指聲，方出。」俄而無賴之眾復轟然集矣，聲以斃命，裂皆攘臂，正欲劫其資，而斃者倏然自地起，趨出戶。眾呼之不應，拉之不止，追之不可及也；歸於無賴之家，復告斃。眾錯愕，急散去。而丁彈指出室中，謝善姓，不復至矣。人由是知丁之奇。未幾，召其妻王守素，付偈與別曰：「懶散六十年，妙用無人識。順逆兩俱忘，虛空鎮長寂。」抱膝而逝。守素遂漆其屍，遺蛻尚在，不異生平。其妻後亦證道雲。

張山來曰：此日假人命最多，安得丁仙遍滿人間也？

崇禎末年，有江右客，寓珠寶巷。攜一硃盒，中藏碧草一本，上有生就小龍，其大如指，長逾三寸，光似淡金，鱗角爪牙，無一不備，循枝盤繞，氣色如新。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。時潞王播越在浙，售其府中。按潞王名敬一，精通釋典，名潞佛子。工書善畫，尤精於蘭，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。制為「潞琴」，前委兩角，材最精良。其府中頗蓄異物。有拂水石，有竹節盆，其大如輪；有純陽像，乃仙筆也，風右則須飄而左，風左則須飄而右；有舍利一顆，晦夜放光，視其燥濕，可占晴雨；有四面觀音一尊，得之大鰲腹中者，王之繡佛長齋，從剖鰲得佛像始。而後陵谷變遷，不知其烏有矣。

藩司治前有百獅池。甚深廣。順治八年季冬，群兒繞欄嬉戲，忽見赤蟹浮於池上。共訝嚴寒焉得有此？遂鉤取之。有囊吞鉤而起，舉之甚重，視之，一肢解人也。急報藩伯，藩伯陳姓，曰：「蟹具八足，此間豈有行八之人，與名八之地乎？」一卒曰：「去司不遠，八足子巷中有丁八。」藩伯曰：「逮捕之！」至則遁矣。廉得巷中有皮匠婦，與丁八有私，而匠復數日不見，鄰人疑而舉之。捕匠婦，一訊而伏，誠與丁八成謀，以皮刀礮匠而沉之池，將偕奔而未迨也。獄成，究不得八。藩伯旋開府粵西，偶至一山寺，寺僧具迎。隨開府者一童子，忽執一僧曰：「殺人丁八在是矣！」僧失色。開府曰：「若安識之？」童子曰：「餘鄰也，雖變服而貌不可變。」童子蓋浙人，而挈之以適粵者也。既得八，械送之浙，同伏法。窮凶冤債，雖髡發萬里之外，其能避乎？

武林山之最高者，獨推五雲。唯高斯寒，故宋時山僧，每在臘前進雪。崇禎癸未，時當重九，有數書生，約登此山，以作龍山之會。賈勇而上，休息廟中，為時正早。廟祀五通之神。一生戲拈神筮卜曰：「我輩今日得入城否？」筮語答以「不能」。書生睨視階晷，大笑曰：「何神之有靈，劾尚未午，而雲我輩不得歸家耶？」隨步下。至一溪頭，見雙鯉游泳，迥異凡魚，書生共下捕之。或遠或近，或潛或躍，或入手中，潑刺又去。書生以必得為期，脫衣作網，濡手沾足，良久得之，貫以柳枝。攜出山麓，至南屏酒家，而月上東山，禁門扃鑰矣。因命童子烹魚取醉，遭此良夜。童子謂魚游釜中，久之不熟，命童子添薪益火，而其游如故。又加踴躍，有碎釜聲。書生急往視之，儼然魚也，取出乃木筮耳。因共驚悔。翌日歸築廟中，以牲醴禱神而去。

超山在皋亭山北，山不深而穴虎。順治十八年冬月，有僧聞虎嘯，欲拽杖往伏之，竟為所噬。其徒延虎師捕虎。師江右人，捕虎有年矣。初造井，即知當獲七虎。每獲一虎，鄉人贈之以金。其法以羊置井中，鳴以相誘，煮青螺門許，遍撒山隅。虎至，俛鬼導之。俛見螺，貪剔螺肉，忘為虎護。虎遂孤行，即誤入井，虎師遂束之以歸。蓋僧之徒，隔山遙望，所見如此。越月師雲：「今日當獲第七虎矣！」鄉人益以金為贈。師懷金縱步往視。虎在井中大吼一聲，猛如霹靂。忽井外二伏虎，自草中起，各銜師一足，中裂其體而去。夫擒虎乃法害也，虎宜不能與師仇。而卒為之害者，意者有法害之心，而因之以為利歟？吁嗟！虎師知虎之死於井中，不知己亦殉於阱外也！

張山來曰：人為虎所食，其鬼為俛，理應仇虎；乃不唯不仇之而已，而反為之用，何耶？吾鄉素多虎，獵師亦必以餌誘俛，然未聞其為虎所害也。

看花述異記 王暉丹麓霞舉堂集

湖墅西偏，有沈氏園，茂才衡玉之別業也。茂才性愛花，自號花遁。園故多植古桂、老梅、玉蘭、海棠、木芙蓉之屬，而牡丹尤盛。疊石為山，高下互映，開時熒熒如列星，又如日中張五色錦，光彩奪目。遠近士女遊觀者，日以數百。

三月十八日，予亦往觀，徘徊其下，日暮不忍歸。主人留飲，飲竟，月已上東牆矣。主人別去，予就宿廊側，靜夜獨坐。清風

徐來，起步階前，花影零亂，芳香襲人衣裾，幾不復知身在人世。

俄見女子自石畔出，年可十五、六，衣服娟楚。予驚問，女曰：「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徽，以善種花，謂之花姑。夫人雅重君，特遣相迓。」予隨問夫人隸何事？曰：「隸春工，凡天下草木花片，數之多寡，色之青白紅紫，莫不於此賦形焉。」然則何為見重也？曰：「君至當自知。」因促予行。予不得已，隨之去。

移步從太湖石後，便非復向路。清溪夾岸，茂林蓊鬱。沿溪行裡許，但覺煙霧溟濛，芳菲滿目，人間四季花，同時開放略盡。稍前一樹，高丈餘，花極爛熳。有三女子，紅裳豔麗，偕游樹下，見客亦不避。予歎息良久。花姑曰：「此鶴林寺杜鵑也，自殷七七催開後，即移植此。」又行數里，一望皆梅，紅白相間，綠萼倍之。當盛處有一亭，榜曰「梅亭」，亭內有一美人，淡妝雅度，徙倚花側。予流盼移時，幾不能舉步。花姑曰：「奈何爾？此是梅妃。梅亭二字，猶是上皇手書。幸妃性柔緩，不爾，恐獲罪！」予笑謝乃已。

行至一山，巖壑爭秀，花卉殆與常異。聽枝上鳥語，如鼓笙簧。漸見朱甍碧瓦，殿閣參差，兩度石橋，乃抵其處。相厥棟宇，侈於王者。旁有二司如官署，右曰「太醫院」。予大驚訝，問花姑曰：「此處亦須太醫耶？」花姑笑曰：「乃蘇直耳；善治花，瘡者能腴，病者能安，故命為花太醫。」其左曰「太師府」何？曰：「此洛人朱仲儒所居也。名單父，善吟詩，亦能種植。藝牡丹，術凡變易千種，人不能測。上皇嘗召至驪山，植花萬本，色樣各不同，賜金千兩，內人皆呼『花師』，故至今仍其稱。」入門，由西街行百步餘，側有小苑，畫檻雕欄。予遽欲進內，花姑慮夫人待久，不令人。予再三強之，方許。及階，見一花合蒂，濃豔芬馥，染襟袖不散。庭中有美女，時復取嗅之，腰肢纖惰，多憨態。予不敢熟視。花姑曰：「君識是花否？」予曰：「不識也。」曰：「此產嵩山場中，人不知名，彩者異之，以貢煬帝。會車駕適至，爰賜名迎輦花。嗅之能令人清酒，兼能忘睡。」予曰：「然則所見美女，其司花女袁寶兒耶？」花姑曰：「然！」遂出。

復由中道過大殿。殿角遇二少婦，皆靚妝，迎且笑曰：「來何暮也？」花姑亟問：「夫人何在？」曰：「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為樂。客既至，當入報夫人。」予遽止之曰：「姑少候。諸美人可得窺乎？」二婦笑曰：「可。」謂花姑：「汝且陪君子，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。」去後，予乃問花姑：「二婦為誰？」曰：「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，衣青者曰綠絲，衣緋者曰醉桃。花經兩人手，無不活。夫人以是錄入近侍。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，見絲竹雜陳，聲容備善，正洋洋盈耳。忽有美人撩鬢舉袂，直奏曼聲，覺絲竹之音不能過；既而廣場寂寂，若無一人。予聞之，不勝驚歎。花姑曰：「此永新歌，所謂『歌值千金』，正斯人也。」語未畢，聞簾內宣「王生入」。

予斂容整衣而進，望殿上夫人，丰儀綽約，衣絳綃衣，冠翠翹冠，珠璫玉珮，如后妃狀。侍女數十輩，亦皆妖麗絕人。予再拜。命予起，曰：「汝見諸美女乎？」予謝不敢。夫人曰：「美人是花真身，花是美人小影。以汝惜花，故得見此，緣殊不淺。向汝作《戒折花文》，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，置諸座右。」予益遜謝。旋命坐，進百花膏。夫人顧左右曰：「王生遠至，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？」有一女亭亭玉立，抱琴請曰：「妾願撫琴。」一聲才動，四座無言。冷冷然，撫遍七弦，直令萬木澄幽，江月為白。夫人稱善，曰：「昔於頤嘗令客彈琴，其嫂審聲，歎曰：『三分中，一分箏，二分琵琶，絕無琴韻。』今聽盧女彈，一弦能清一心，不數秀奴七七矣。」因呼太真奏琵琶。予聞呼太真，私意當日稱為「解語花」，又曰「海棠睡未醒」，不料邂逅於此。乃見一人，纖腰修眸，衣黃衣，冠玉冠，年三十許，容色絕麗，抱琵琶奏之，音韻淒清，飄出雲外。予復請搊箏。夫人笑曰：「近來唯此樂，傳得美人情。君獨請此，情見乎辭矣！」顧諸女輩曰：「誰擅此技？」皆曰：「第一箏手，無如薛瓊瓊。」尋有一女，著淡紅衫子，係罽羅裙，手捧一器，上圓，下平，中空，弦柱十二，予不辨何物。夫人曰：「此即箏也。」頃乃調宮商於促柱，轉妙音於繁弦，始憶崔懷寶詩，良非虛語。曲才終，又有一女，抱一器，似琵琶而圓者，其形象月，彈之，其聲合琴，音韻清朗。予又不辨何物，但微顧是女，手紋隱處如紅線。夫人察餘意，指示予曰：「此名阮咸，一名月琴，唯紅線雅善此。」予方知是女即紅線也。夫人忽指一女曰：「渾忘卻汝。汝有絕技，何不令嘉客得聞？」予起視，見一美人，含情不語，嬌倚屏間，聞夫人語，微笑。予遂問夫人：「是女雲誰？」夫人曰：「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。能彈臥箏篋，為明妃出塞之歌，哀聲入雲，聞者莫不動容。」已持一器，體曲而長，二十三弦，抱於懷中，兩齊奏之，果如夫人言。

俄有一女跨丹鳳至，諸女輩咸曰：「吹簫女來矣！」女謂夫人曰：「聞夫人延客，弄玉願獻新聲。」夫人請使吹之。一聲而清風生，再吹而彩雲起，三吹而鳳凰翔，便冉冉乘雲而去。耳畔猶聞嗚嗚聲，細察之，已非簫矣。別一女子，短髮麗服，貌甚美而媚，橫吹玉笛，極要眇可聽。夫人曰：「誰人私弄笛？」諸女輩報曰：「石家兒綠珠。」夫人命亟出見客。女伴數促不肯前，中一女亦具國色，乃曰：「兒亦善笛，何必爾也？」綠珠聞之，怒曰：「阿紀敢與我較長短耶？我終身事季倫，不似汝謝仁祖歿，遂嫁郝曇。不以汗顏，翻逞微技？」是女羞憤無一言。夫人不憚，命止樂。

忽有囀喉一歌，聲出於朝霞之上，執板當席，顧盼撩人。夫人喜曰：「久不聞念奴歌，今益足暢人懷！」念奴曰：「妾何足言？使麗娟發聲，妾成侑父矣！」夫人指曰：「麗娟體弱不勝衣，恐不耐歌。」予見其年僅十四、五，玉膚柔軟，吹氣勝蘭，舉步珊珊，疑骨節自鳴。乃曰：「對嘉賓，豈能辭丑？」因唱《回風曲》，庭葉翻落如秋，予但喚奈何而已。麗娟曰：「君尚未見絳樹也。絳樹一聲能歌兩曲。二人細聽，各聞一曲，一字不亂。每欲效之，竟不測其術。」夫人曰：「絳樹木雖異，恐無能勝子。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。」乃見飛舞迴旋，有凌雲態，信妙舞莫巧於絳樹也。絳樹謂麗娟曰：「汝欲效吾歌不得，吾欲學汝舞亦不能。」夫人大悟曰：「有是哉！漢武嘗以吸花絲錦，賜麗娟作舞衣，春暮宴於花下，舞時故以袖拂落花，滿身都著，謂之百花舞。今日奈何不為王生演之？」麗娟復起舞，舞態愈媚，第恐臨風吹去。忽聞雞鳴，予起別。夫人曰：「後會尚有期，慎自愛。」仍命花姑送予行。視諸美人，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，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。

花姑引予從間道出，路頗崎嶇。回首忽失花姑所在，但見曉星欲落，斜月橫窗，花影翻階，翩然若顧予而笑。露坐石上，憶所見聞，恍如隔世。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，故記之。時康熙戊申三月。

〔袁籛庵曰：具三十分才情，方能有此撰述。若有才無情，則不真；有情無才，則不暢。讀竟始服其能。〕

李湘北曰：此丹麓《戒折花文》絕妙注疏也。將千古豔魂，和盤托出，笑語如生，不數文成將軍之於李夫人、臨邛道士之於楊玉環矣。

徐竹逸曰：逸興如落花依草，可補《虞初志》《豔異編》之所未備。文心九曲，幾欲占盡風流。

張山來曰：予嘗謂「以愛花之心愛美人，則領略定饒逸趣；以愛美人之心愛花，則護惜別有深情。」丹麓惜花如命，固應有此奇遇。

又曰：向讀《豔異》諸書，見花妖月姐，往往於文士有緣，心竊慕之，恨生平未之遇也。今讀此記，益令我神往矣！

孝犬傳 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孝犬，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，色白而尾駢，四足皆黑。恭隱痛父死國難，矢志不進取，隱居山中，以吟飲自縱，不與時人通。此犬隨恭隱，未嘗須臾離。每出，則犬先行數百步，若以為導者。遇豺狼蛇虎，則亟返，齧恭隱衣袂，曳之還，若不使前者。恭隱悟，即旋。犬又隨後，離數十步，作大聲嗥，若以為衛者。以是為常。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，達旦不少休。

數年，犬一乳五子，皆牝。既長，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，皆能司門戶不怠。初分之歲餘，母犬日往各家，視乳犬一周，若訓之勤者。有食，乳犬輒讓母犬食。乳犬既壯，母犬即不往視，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。又數年，母犬病癩，瘦將死。乳犬日齊來，爭與母犬舐癩，遂愈。每至元旦，五乳犬輒齊來，繞母犬搖尾，若為母犬賀歲狀。後母犬死，五乳犬皆哀號不止。恭隱憫之，瘞之後山。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，如是者數年不輟。

外史氏曰：世之人，能以酒食養父母，輒自詡曰「孝」，且有德色。子曰：「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其難者敬耳！」睹茲五犬

之殷殷其母，敬矣哉！嗚呼，世之人不若者眾矣！